

有文风轻松欢脱的沙雕文吗？

童可接到给全班倒数第一的校霸补课的任务时，她内心是崩溃的。她一个穿越而来的女大学生，身上有个结巴的 bug 也就罢了，主要是这结巴的毛病，需要靠接吻治愈。

她没办法，只能疯狂亲！亲！亲！！

所有人都在认真听课，只有童可走出了课堂，打开手机 qq，研究人与人的沟通方法。

「小可，我们上次去寺庙求的那个姻缘符被我给弄丢了。」室友翻了翻书包，转头小声又焦急。

童可没在意，一边看手机一边开口：「一个符而已，又不是真的。」

室友似乎更着急了，「有用的，我带着那个符，每天都能在食堂偶遇男神。」

童可忍不住笑了显然不信，一只手将书包里的红色姻缘符掏出来放到桌子上，「呐，姐这个送给你。」

她说着手指依然无聊的划着手机，突然指尖停留在 qq 看点上的一条小说广告，生硬的漫画封面配上俗套的台词。

童可眉头一皱，憋着笑想转过头和舍友吐槽。

下一秒眼前一黑，天旋地转，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又放松，明明意识格外清晰，却怎么也挣脱不了黑暗。

再次睁开眼，自己却躺在了医院的床上。

她明明在学习马克思思想，现在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童可惊慌失措地下床，突然门被打开走进来一位妇人。

刘慧看着床上醒着的人，先是一愣随后迅速红了眼眶，「我的宝贝终于醒了，吓死妈妈了……」

童可脑袋更昏了，从眼前妇人的哭诉中得知，原来自己是她的女儿，也叫童可，因为误服过量安眠药洗胃不及时造成重度中毒，医生说她醒来的几率很小。

童可听得发愣，低下头看着自己高中生般纤细稚嫩的手指，突然回想起到这里前最后的记忆，那个 QQ 看点上的小说广告。

脑海中砰的一声炸开。

所以她这可能是穿到了那个小说里，还不是上帝视角的那种！

刘慧看着女儿智障一般的表情以为傻了，猛地将她搂进怀里，心疼流眼泪。

「……小可……妈妈错了……不该给你那么多压力……兴趣班我们以后不上了，课外作业你想做就做，妈妈再也不勉强你

了……好不好……」

童可扯了下嘴角，还是抬手不自然的轻抚妇人的后背，「我没……没事……你……你别……别哭了……」

时间静止两秒，童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没有变。

淦！她竟然是个结巴！！

外面有医生喊，刘慧惋惜地摸了摸女儿头顶又说了两句才离开。

陌生的房间陌生的床，童可翻来覆去睡不着。

童可闭上眼又翻了个身，这个原身和她一样的名字一样的长相，唯一的不同就是年龄。

明天就要去上学了，她一个没有金手指什么都不知道穿越者到底该怎么活下去。

这一定是一场梦，说不定一觉醒来她就又回到大学的课堂上了。

童可这样想着叹了口气，甩了甩脑袋，眼皮也越来越沉重。

高中的校园课间洋溢着吵闹的和青春。

童可坐在角落窗边，沐浴着阳光，似乎没有学生发现自己的异样，不过也说明原身在班级里不起眼的存在。

突然门口走进来一位五官清隽的少年。

「江遇临诶，好帅啊！」

「听说林书曼在追他，真是金童玉女，好羡慕...」

童可竖起耳朵偷听前桌女生讲话，隐隐觉得她们口中的两个人就是主角。

果不其然，门口又进来一个女孩，高马尾下白皙的脸颊，只见她欢快地往江遇临的座位跑去，不知是说些什么，两边酒窝若隐若现。

童可突然有种重回高中时代的青春朦胧感，忍不住露出姨母笑。

既来之，则安之，她暗自下定决心，就这样快乐地站好 cp，然后安静等待这场梦醒来。

童可想的出神，教室突然变得一片安静。

少年没穿校服，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黑色夹克敞开，里面一件白 T，微风乍起，腹部肌肉线条若隐若现。

周围有女生小小的低呼声，童可用手托着腮帮，不愧是玛丽苏小说，刚刚是温柔男一号，这个就是校霸男二号了吧。果然颜值一个比一个高。

童可沉浸在自己的脑部剧情里无法自拔，嘴角止不住上扬。

等一下，这个人怎么往自己的方向走来。

只见少年在身旁坐下，脱下外套扔在桌子上，显出精壮的上身，立体的五官挂着吊儿郎当的笑，嗓音随意。

「小结巴，爷是不是特别帅？」

「……」

童可保持着托腮的动作没有变，听着身旁少年随意的话。

就这自恋的程度，难怪追不到女主。

褚燃倒也没怎么在意一旁女孩的回应，长腿敞开，脚理所当然地敲在她的凳腿上，身体前倾准备补觉。

童可眉头一皱，下意识移开凳子，但凳子却纹丝不动在原地。

教室依然安静，前桌的女生转过头疑惑地看了他们一眼，又迅速转过去。

童可隐忍般低头，要知道她最讨厌的就是有人把腿敲在自己的凳子上，没有犹豫抬手戳了戳一旁的手臂。

少年先是没反应，童可不死心地又戳了戳。

褚燃昨天通宵打游戏，睡觉被打扰，现在自然没有好脸色，黑色的头发因为刚刚被压着，此刻略显凌乱，狭长的眼眸微眯，周身透着不耐烦的危险气息。

「你能……能不能把……把脚放……放下去。」童可只是扫了他一眼，就移开视线不敢看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温柔，毕竟校霸的人设在这，不能得罪。

褚燃没有说话，深不见底的黑眸带着审视打量着童可。

「燃哥，出来一下。」门口的一道少年声音响起，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褚燃缓缓起身，白色短袖下手臂肌肉线条流畅干净，黑眸垂下漫不经心扫了眼一旁瞪着无辜大眼的女孩，嗓音没有任何起伏，「等着。」

童可望着那道背影消失在教室门口，心跳忍不住加快几分。

他让她等着，完蛋，来这里第一天好像已经得罪了校霸。

童可苦恼着蹙眉，视线落在手中的一沓试卷上，这才发现上面的分数都很高，来不及细想，前桌的女生突然转过头。

「你和褚燃以前就认识吗？」周芸留着标准的齐肩短发，说话时眉毛微扬，一看就是喜欢八卦的女生。

她哪知道自己以前认不认识这个褚燃，内心崩溃的童可表面挂着自然的笑，「应该……认识吧……」

周芸瞬间来了兴趣，身子全部转过来，「真的假的，今天是燃哥第二次来学校。」

童可心里苦。神啊，赐给她一次上帝视角吧，男配怎么才来学校两次，她迅速镇定下来想着怎么将自己的话圆起来，可一紧张说话就开始结巴，「我们是……刚刚……刚认识的。」

周芸点点头，明显有些失望，「我还以为你们老早以前就认识，褚燃上一次来学校还是开学那天。」

「现在开……开学多久了？」童可下意识问道，后知后觉自己好像暴露了什么。

周芸脸色疑惑，似乎是很诧异，往前凑近了些，说话声也小许多，「一个月，童可，我怎么感觉你变了很多，以前你都一个人独来独往，从不和班级里的人讲话。」

放学路上。

童可因为突然背上书包，整个人十分不习惯。

根据她一天的观察，基本能确定男女主是谁。

至于那个褚燃，也就早上见过他一面。

大佬果然神出鬼没。

同时，她也隐隐可以猜出原身可能性格孤僻甚至不愿与人交流。

童可停下脚步，脑海中突然想起妈妈说的误服过多安眠药导致昏迷。

「哟，这不是二班的那个结巴吗，还敢来学校呢？」

被打断思绪的童可抬朝声音的来源处望去。

我天，红黄蓝绿发色的小太妹站成一排，社会气息扑面而来。

童可忍不住后退一步，内心本能般恐惧和胆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种感觉是这副身体带来的。

站在中间的女生从发根到发尾全都是黄色，眼线和一字眉拉的老长，就差在额头中间画个红点带个黑口罩蹦野迪了。

「几天不见胆子肥了，那天的巴掌我扇得不够重？」乔薇拍了拍黑色紧身打底裤，看着对面的女孩竟然在观察自己，居高临下开口。

童可呼吸一滞，一些模糊的片段在脑海中闪过。

大雨中一群女生撕扯着一个女孩的头发和衣服，嘲笑声，谩骂声以及绝望的哭喊声不断回响耳畔。

直到现在，童可还能感受到这颗不是自己的心脏此刻正一抽一抽的疼。

真相一点一点浮出。

根本不是误服过量安眠药，原身其实是自杀，原身到底有多无助才会放弃活着的希望。

童可脸上的笑意缓缓变淡，眸色发冷，将捏着自己下巴的细手打掉，同时她再次抬手。

挨过打必须狠狠打回去，她可不是个柔弱的结巴。

只听「啪」的一声，全场安静，只听风声。

周围人看傻了，都忘记了反应。

乔薇震惊地瞪大眼睛，捂着自己右脸，不敢相信，「你……你……」话没说完，左边脸颊又挨了一巴掌。

童可不屑般扬起嘴角，拍了拍手：「你妈没教你要……要尊重同学。」

她感觉自己刚刚一定很飒，但一开口说话就结巴这点让她有些没面子。

「童可！你竟然敢打我！活该我爸当年抛弃你和你妈。」从未被人打过乔薇气红了眼，嗓音尖锐刻薄。

哟，还有这么一出，真是玛丽苏小说，什么都敢写。

童可没在意她的话，环视全场一周，背着粉色书包慢悠悠走向一旁路边，拿起棍子，又慢悠悠地回到原位。

要知道高中生打架，结果赢没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气质这一块要拿捏的死死的。

童可手中的棍子抵了抵地面，发出滋滋的摩擦声，轻声道：
「一个一个来，还是一……一起上。」

乔薇手指收紧，两眼通红，「你们愣着干什么。」

身后的七八个女生终于有了反应，上前一步。

「这么多人欺负一个人，不太合适吧。」方奕等人不知从哪冒出来，脚步未停留，应该是路过。

乔薇转过身，在看到不远处的男人时，眼眶更红了，好像下一秒就能挤出眼泪来，她捂着自己发红的脸颊，一路小跑到他跟前，「燃，那个结巴刚刚打我。」

褚燃不想管这些女生之间的事，但当听到结巴这两个字时，脚步蓦然顿了下，懒懒地抬起眼皮，没有看乔薇，而是扫了眼她身后手里拿棍的女孩。

这个无脑校园文可真够狗血的，什么事都能聚在一起发生。

童可感受到少年的视线，心里真的有点害怕了，毕竟她上午才得罪这位大佬。

这样想着童可立马扔掉棍子，这么多人她再硬碰硬真的得挨揍了。

她学着乔薇小跑的样子也站到褚燃的跟前，双手绞在一起，低下头楚楚可怜。装无辜谁不会，嗓音细小又带着哭腔：「这件事情不是……不是我做的，但我没……没权没势，你们不……不会相信我的…」

一句话，结巴·童说了有半分钟，众人也听了半分钟。

方奕吃瓜般手抱胸，像是猜到了些什么，肩膀碰了碰旁边的人，「就这？燃哥要是吃这一套，我直播粪坑蝶泳。」说完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

褚燃眉头皱起，他和童可也就开学见过一次，他虽然混，但看见同桌还是礼貌地问声好，当时她理都没理自己甚至一个眼神都没有，今天再见怎么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

褚燃望着此刻的小结巴眼眸泛着血丝，眼角挂着湿润，他轻咳一声，抬手无措般摸了摸后颈竟有些不好意思，嗓音微沉，「我也没说 不相信你。」

童可内心愣了几秒，随后忍不住想笑，这个校霸竟然是个傻白甜。

「燃哥，她真的打我了，不信你问她们。」乔薇着急地指向后面一群女生，同时又瞪了童可一眼。

童可收拾好内心想法，快速跑到褚燃的身旁站着，手指扯着他的衣袖，嗓音更加委屈。走绿茶的路，让绿茶无路可走，「她……她说话好凶。」

褚燃没被女孩子碰过，现在蓦然心头发软，大男子主义被激起，顺势将她揽到身后，垂下眼眸看着乔薇，嗓音冷漠而装逼，「别让老子再看见你欺负她。」

方奕站在原地看傻眼了，这是什么情况，只听旁边朋友的声音响起。

「哥，今晚几点开播？」

童可打了乔薇两巴掌，这件事瞬间在学校里传开了。

当然后面还有一句话，童可是褚燃的人。

课间依旧吵闹。

童可认真地看着习题完全没有被影响到，虽然自己不爱学习，但不能在她穿过来这期间让原身成绩垫底。

童可努力回忆着高中所学的知识，却发现很多都被遗忘，还好原身的笔记很全。

褚燃手里拎着校服，另一只手随意的插在口袋出现在教室门口，同时在众人的注目礼下缓缓往自己位置走去。

明亮的光线将五官勾勒柔和，简单的浅灰色 T 恤，衬托少年身上干净而不羁的气质。

「那是褚燃吗，我没眼花吗？」

「燃哥他竟然连续两天来学校里！」

听见讨论声，童可做题的笔一顿，抬眼望去，正好撞进少年深不见底的黑眸里。

「童可，老师喊你去办公室。」戴眼镜的男同学在讲台处喊着。

童可回过神快速起身，因为动作太急板凳与地面发出重重的摩擦声。

她堂堂 21 世纪女大学生竟然在对一个高中小屁孩犯花痴？

褚燃没发现她的异常，将校服往桌上一扔，长腿习惯性翘在一旁凳子上，语气微扬，「开心吗，爷以后来上课了。」

童可虽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眼前这是大佬，她可不想以后放学再被堵，说不定乔薇还会找她报仇，这样想着童可低下头，嗓音很软，「开……开心。」说完她也迈开步子往门口走去。

阳光透过窗户折射进来，暖意融融。

褚燃愣了一瞬，随后眉毛微挑，看起来心情不错。

他慵懒地靠向椅背，一副大佬的坐姿，看着那道「落荒而逃」的背影，嘴角勾起。

小结巴还害羞了。

办公室内。

童可安分地站在班主任的桌边，眼神却不断往一旁的江遇临身上瞟。

品学兼优的男一号基本上都是老师面前的红人，女主角是个吊车尾的笨蛋，然后两个人在一起补习，然后擦出爱的火花嘿嘿嘿。

「我说的你明白了吗？」班主任推了推自己的眼睛，望着眼前蜜汁微笑的学生，眉头蹙起。

「啊？」童可迟钝了半秒。

江遇临写下试卷上最后一笔，视线淡淡在女孩身上停留片刻。

班主任没有生气，反而露出和蔼的笑容，「也没什么事情，因为你之前请假两周，后面学业可能会跟不上，如果有不懂的，多问问同学。」

童可点头如捣蒜，刚准备转身，只听耳边继续响起：

「褚燃同学家一直在支持学校的各种建设，老师希望你能在不耽误自己学习的情况下也能帮助一下他。」

童可回到教室，一边想着班主任的话，目光也本能地瞟了眼一旁的少年。

褚燃依然靠着椅背，桌上一本书没有，不知道哪里搞来一只黑笔，手指熟练地转着笔杆。

童可收回视线，无声地叹气，这一看就不是学习的料，还是让他背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较现实。

可能还背不上。

褚燃转过头，漆黑的眼眸让人猜不透在想些什么，此刻却挂着笑意，「小结巴，老师找你说什么了？」

童可撇撇嘴，「没说什么，褚燃你你……你能不能别叫我结巴……结巴……」

褚燃沉默几秒，嘴角勾起，嘴唇在阳光下透着淡粉色，笑容痞气十足，「为什么刚刚喊我的名字没结巴？」

放学路上，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虽然对这是个世界全然陌生，但能重回高中时代也是一种享受。

微风拂过宛如呢喃细语，童可踢着脚边的石子往前走着，叹了口气，她要求也不高，能让说一嘴流利的普通话就心满意足了。

「燃哥，前面那个女生好像是你同桌。」

童可听到声音，下意识转过身，看到了后面不远处的两人。

方奕忍不住笑了，露出整齐的牙齿，他用肩膀碰了碰一旁的男人，经过那天的事后，他对这个女生印象十分深刻。

「好巧啊，我们上次见过。」方奕自来熟地打招呼。

童可眨了眨眼，她知道上次是哪次，对眼前人也有些印象，微微一笑，「我记得。」

褚燃抬眸，正好看见女孩嘴角的弧度，耳边的碎发随着微风散开。

别说，还挺好看。

褚燃心头一动，随后嗤笑，好看又怎么样，还不是喜欢他喜欢的死去活来。

童可：你是不是有病。

方奕还想说些什么，目光突然瞥到一旁的咖啡店，随后又看了看一旁沉默的褚燃，笑着道，「请你们喝咖啡，燃哥还是老样子吗？」

褚燃低下头，习惯性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手指撕着透明包装壳，点了点头。

「你呢，小同桌？」方奕转过目光看着矮一截的女孩。

童可心里无语，这高中的小屁孩怎么这么事多，但又不好拒绝，索性利用机会和大佬套套近乎，「和他一样吧。」

褚燃撕包装的指尖微顿，暗处的嘴角忍不住上扬，鼻间发出轻哼，一副意料之中的臭屁表情。

同时也缓缓抬眼，人生中第一次观察异性，女孩没看他，而是注视着前方。

有那么一瞬让他觉得猜不透。

童可收回目光，也感受到了一旁少年的审视，莫名生出一股心虚，不会是被发现了吧，她抬手摸了摸脸，「怎……怎么了？」

褚燃没说话，舌尖舔了下嘴角，恶作剧般微微俯身，脸上挂着勾人的笑，「你是童可吗？」

童可吓傻了，大脑一瞬空白，「我我我当然是……是童可啊……」

越紧张越结巴，说话越累。

褚燃轻笑，也学着她说话的模样：「紧紧紧张什么……」话未说完，后背突然来了一股推力，而他正好弯着腰。

童可睁大双眼，看着近在咫尺的男人，脸颊骤然发烫，唇部的热意，鼻间好闻的气息竟然让她有片刻心动。

相比童可，褚燃看起来淡定很多。两唇只相贴了两秒，从远处看可能都看不出来。褚燃本能反应快速直起身，甚至后退了一步，同时转过头向刚刚推力来源处望去。

「同学，对不起哈，赶时间。」男孩骑着自信车看起来很着急，只是转头说了声抱歉，随后消失在拐角。

道路被枫叶铺满，明明很美的景色，褚燃却看得有些烦躁。

他习惯性往口袋里摸烟，拿出一根叼在嘴里，低头点烟，利落的短发此刻有些凌乱，却有股说不出的男人味。

褚燃侧头吐了口烟雾，侧颜流畅立体，耳根处不着痕迹地红了，嗓音低沉，「那人推了我。」

童可一直看着男人的动作，只感觉心脏砰砰跳，并且两颊的红晕只增不减，她尴尬地清清嗓子，一心只想和大佬维持良性关系。不能怪他，而且大佬这么帅，她也不吃亏，连忙摆手善解人意地说：「没事没事，这是意外，我会在意的。」

空气安静几秒。

童可眸光一闪，她说话什么时候这么流畅了？她不可置信般再度开口，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她竟然不结巴了！！

能一口气把话说完的感觉太爽了。

童可扯开笑容，小脑袋瓜一动心中有了大胆的猜测。

难道是小说里的 bug？

和校霸接吻她就可以正常说话？

想到这童可抬头看向眼前高大俊朗的少年，宛如发现了宝藏。

褚燃皱着眉垂眸，烟蒂在指尖燃烧，从刚刚到现在这女人笑的跟二五仔一样，嘴里还念念有词。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褚燃索性将烟捻灭在一旁垃圾桶上，嘴角隐隐上扬，不屑道，「不过亲了一下，这么开心？」

经过这次 bug，这两天童可过的是风生水起，在班级里还结交了第一个朋友，周芸。

但今天她发现，自己说话又结巴了。

所以亲一次只能维持两天？

狗血太狗血，这小说恐怕还没完结，童可总感觉现在自己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刻意安排。

「你觉不觉得最近江遇临和林书曼走得特别近？」周芸下巴朝着不远的方向抬了抬。

童可掀起眼皮，看到阳光下一对璧人坐在一起，男生头微侧好像是在讲题。

童可面露微笑，恨不得他们原地结婚，快点走完剧情，她也能离开了。

这样想着，突然脑海中蹦出褚燃附身的模样以及他唇部的温度。

童可隐藏好自己想法，挺直腰背，小声说了句：「他们在一起是迟早的事。」

话音刚落，左肩被人拍了一下，余灏带着副黑框眼镜，笑起来有点阳光宅男的感觉。

「童可，这次我们班的冬令营你参加吗？」余灏拿着本子，身为一班之长，全身散发着友好的光芒。

童可抬眸正好看到他修剪整齐的指甲，点点头没有多想，「可以啊。」

周芸惊得瞪大双眼，声音也拔高几分，「哇，童可你以前从没参加过我们班的集体活动，感觉你自从请了两周假后就像变了个人。」

童可眉心一跳，脑海快速运转，想着如何解释。

余灏倒没多惊讶，反而笑了，「那我把你登记上，你会滑雪吗？」

童可学习不行，但对玩很有研究，听到滑雪瞬间来了兴致，也跟着笑了起来，阳光透过窗子洒进来，都能看见少女白皙脸颊上细小的绒毛，「冬令营是……是去滑雪吗？」

「嗯，我在考虑一些地方，网上 Y 城滑雪胜地好评度很高，但我们太远了，怕不安全，所以还是就近找一个小的滑雪场顺便露营。」

余灏将自己的想法娓娓道来，看着女孩期待的表情，内心稍有惊讶随后又恢复如初，顺势也在她一旁的空位上坐下，接着道，「你没有参加过，我跟你说一下注意事项……」

「你们说完了吗。」

一个清冷的男声响起，童可和余灏几乎是同步转身，望着身后不远处冷着脸的少年。

童可眨眨眼，心头转瞬即逝的心虚，怎么有种被捉奸的感觉。

褚燃在这两人身后站了两分钟，已经花费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耐心。

他没再说话，双手插进裤口袋迈开脚走近，目光不着痕迹地扫了眼坐自己椅子上的男生。

他都站旁边了，这个傻逼还他妈还坐他椅子上这么惬意。

就算内心再不爽，褚燃表面没有露出半分，黑眸像是故意没有看童可，薄唇轻启：「还不让开？」

他没有说滚，已经是对这个好学生最大的尊重。

余灏被这样一警告，赶忙站起来，面露难色，「那个……童可，我们下次再说。」

童可点点头，看着一旁蹙眉的少年，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谁又惹到这位大佬了，她现在是不是要安慰男二号一下，表示一下她这个女 n 号友好？

刚想开口，大佬已经站起身。

褚燃没心情待下去继续看两人打情骂俏，他抬手拎起自己挂在椅背上的黑色外套，头也不回地离开。

屋外和教室内温差很大。

褚燃身上只穿了件衬衫，内心顿生一股委屈。

深秋季节微风刺骨。

这天气他妈的，跟那坏女人的心一样冷。

上周还朝他撒娇，今天就对别的男人笑了。

女人都是这样善变的物种吗？

他妈的。

拔吊无情。

「马上月考了，我耽误大家两分钟。」

童可书包都收拾好了就准备百米冲刺，现在只能重新坐好。

果然不管在哪老师都会拖堂。

童可听着台上老师的喋喋不休，眸光瞥到了一旁空着的座位。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童可低下头略显烦躁。

班主任让她帮助褚燃成绩进步一点，可这位大佬上次莫名其妙离开后已经两天没在班里出现了。

此刻的褚燃叼着未点燃的烟，抬手将耳朵上的耳机摘下来，扔到桌上。

高清电脑屏上显示着胜利的界面。

方奕也跟着摘下耳机，脸上洋溢着专属男孩的成就感，「这逆风翻盘太厉害了，燃哥是真牛逼。」

褚燃轻哼一声，懒散地靠着沙发椅，望向眼前华丽的胜利画面，突然觉得没意思。

方奕见一旁男人没说话，「你不是说要开始学习吗，这两天怎么约我打游戏了。」

不提还好，一提褚燃的火又蹭蹭往上冒，在班级里像个电灯泡一样，看着那两人讨论什么冬令营露营要带什么生活用具。

最重要的是两人头还挨得那么近。

还没得到他呢，这女人就这样花心。

要是真让她得到了，以后自己不知道要受多少委屈。

褚燃想到这足足愣了几秒，他不自然地拿起桌子上的可乐灌进嘴里，手指将空了的易拉罐握得变形，随后准确无误地投进了不远处的垃圾桶里。

他转过头，有些失落，「问你个事。」

方奕点点头，鼠标点击着页面。

「我有个朋友。」

方奕神情一顿，多么熟悉的措辞，他转头望着欲言又止的男人，「你的这个朋友我认识吗？」

「不认识。」褚燃移开视线，摇摇头。

「哦，他怎么了？」

褚燃指尖有节奏地敲着桌面，「有一个女生以前对我朋友又笑又撒娇，现在整天跟另一个男的又说又笑，这个女生怎么想的？」

褚校霸·狂拽·燃不符人设地说了全剧最长的一句话。

方奕点点头，似懂非懂，似信非信，「很简单，那女生不喜欢你的朋友。」

「我朋友有钱又帅，为什么不喜欢他？」褚燃听完微愣，随后说话沉了几分，异常坚定的反驳。

方奕被吓了一跳，趁着等待游戏开局的时间，转身皱眉猜测道，「如果是这样，会不会是因为你那朋友没文化？」

方奕见游戏还没开始，接着开口，神色平静，「就像我们一样，不学习但打游戏精得像猴。」

「你他妈才没文化。」

放学。

童可躲在树后暗暗观察着不远处的一男一女。

江遇临竟然没和林书曼走在一起，他旁边那个女生是谁！？

童可心中燃起一团火焰，猜测这个狗血校园文已经发展一半了。

现在有小三插足她的 cp，作为半个上帝视角的童可毅然决然地跟了上去，心里盘算着计划，今天她就要推进剧情发展，为女主铺路。

童可一路跟着这两人，抬头一看眸色疑惑，他们来网吧干什么。

哟呵，小说里的网吧就是不一样，灯光昏暗，高端大气。

这种环境也最容易催生某种情愫。

眼看两人往里走，童可内心焦急起来，突然目光一顿，看到拐角处一身黑色，白皙指尖夹着根烟的少年。

来的正好，她等会去手撕小三可不能因为结巴而没了气场。

褚燃听完方奕的分析，心头堵着闷气无处可发，出来透气抽根烟。

随后眼前就站着身穿校服的女孩，显得格格不入，却让他心头那股闷气莫名其妙消失了。

终于想起他了？

继续和那四眼仔调情去啊。

反正他不可能就这样原谅她。

除非她道歉。

褚燃别过头不去看她，语气冷漠，同时将烟放进口袋，「你来干什么？」

童可哪有心情和他闲聊，眼神往他身后看了眼，面露慌张。

不管了，男配而已，大不了等会告诉他自己的来历。

童可猛的抬手攥住他的衣领，踮起脚尖，眼微闭，在男人微凉的唇瓣上亲了一下。

随后快速退出，与他擦肩而过往里走，脸颊通红，连心脏都跟着剧烈跳动，「你等我一下，我有事情告诉你。」

方奕一局游戏结束，包厢的门被打开。

「抽个烟怎么出去这么久？」

褚燃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完全没听到他的话，缓缓坐下靠着椅背，嘴角竟透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她说有事情告诉他。

褚燃不好意思地抿了下唇，耳根通红，脑海里已经开始想自己等会该同意还是拒绝。

他敛下眼眉，遮住了差点冲破的笑。

方奕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刚才还一副被全世界抛弃的模样，这会儿怎么又笑的跟个傻逼似的？

童可蹲在高大柜子后面观察不远处人的一举一动，只见江遇临放下书包将一沓试卷扔向桌子。

来网吧……学习？

这个小狐狸精不简单啊，能把我们江遇临拐到网吧来辅导作业。

童可习惯性清嗓子，等会她就要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来拆散他们。

刚起身还没迈出脚，她又快速躲到原地，因为男主角说话了。

「考这几分是报复我呢？」江遇临坐下，少年的声音特别好听。

童可愣在原地，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宠溺呢？

她猫着身子跑到两人身后一排电脑桌上假装上网，她没看到女孩的长相，只好继续偷听。

「那个，听说你最近和林书曼走的很近，你是喜欢她吗？」林雪扎着马尾，看起来很乖。

「不喜欢，这题我考前那天晚上刚讲过，你还错。」

「那你喜欢我吗？」

声音有了短暂的停顿，只见江遇临放下试卷，低声：「我不喜欢笨蛋。」

童可感觉到大脑砰的一下炸开，瞪大双眼。

这最后两句不就是她穿过来之前看到小说广告上卡通男女的对话吗？

走廊上，童可还在自我怀疑的情绪里没缓过神。

这么多天，她竟然磕错了 cp！！？

童可越想越烦躁，索性甩甩脑袋，还是想想等会见到褚燃怎么解释那个吻吧。

天色暗了下来，这所网吧位于闹市区，透过玻璃门能看到外面车辆的霓虹灯闪。

好久没见过这样的人间烟火气了，不知道她的世界现在是什么样子。

突然童可眸光变冷，没了心思欣赏美景，站在门口让人移不开眼的身影不就是那傻白甜褚燃吗，身旁还站着林书曼。

不知是女孩说了什么，褚燃没听清微微俯身靠近了些。

童可顿时火从心中起，呼吸的频率都快了些。

这个林书曼有点厉害，和男一号暧昧不清就算了，现在又来勾引她的男二号。

童可没有犹豫，内心怪异的烦闷感此刻一同化为愤怒。

褚燃双手习惯性插在裤子口袋，身后的黑夜背景将他衬托的神秘清冷。

他听着对面人一直说话，脸上变得明显不耐烦，眉宇微皱转头往里看去。

那个女人怎么进去这么久还不出来，不会是因为等会要向他告白，现在紧张地躲起来了把。

「褚燃，你在等我吗？」童可扬起笑容，嗓音甜甜的。

褚燃看到来人，一瞬间顿住，随后又恢复如初，没想到自己的名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竟这样好听，同时也下意识点头。

林书曼披着头发，脸上略施粉黛，嘴上涂着与这个年纪格格不入的口红色号，她的目光在对面两人身上来回转，「她是……？」

童可捏了捏手心，上前半步，「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褚燃若有所思看着女孩奶凶的侧颜，笑容再次显出来。

吃醋了，他懂的。

林书曼突然想起了眼前这个女孩是谁，只记得以前她在班级里的存在感极低，现在竟然用这种语气和自己说话，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甚至被吓得一噎，眼眶迅速发红，「你们什么关系？」

褚燃整个人都开始飘了，哪还有心思在这废话，抬手握上身边女孩纤细的手腕，嗓音随意却低沉，「什么关系你管得着吗。」

马路上明显嘈杂许多。

童可心里那股莫名的闷气还没消散，只要一想起这个死男人竟然弯腰听别的女孩说话，她的火就不打一处来，同时也挣脱开紧握自己的手掌。

褚燃以为她在吃醋赌气，脸上挂着漫不经心的笑，捻了捻残有余温的手指，「爷请你吃晚饭。」

童可转过头，正好看到男人带着笑意的脸颊，心跳不着痕迹地漏掉两拍。

她为什么会对眼前这个纸片人有这么多的情绪波动？

童可隐隐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劲，但心中的火气还没消，「不吃，我走了。」

褚燃听完女孩的话，心中疑惑却没有表现出半分，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倒也耐心地垂眸看她，「刚刚不是说有事要告诉我，说吧。」

「没事。不想说了。」童可在气头上，脱口而出的话说完就后悔了。

周围安静，远处传来悠扬的鸣笛声。

褚燃侧过头，舌尖抵了抵牙关，脸上似笑非笑。

他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作的女人。

不和他吃饭就算了，问她又说没事。

行啊，他明白了，这个死女人知道自己对她上心了，现在又来欲情故纵这一套。

褚燃低笑一声，深邃的眼眸里闪着星光，缓缓俯身，嗓音很轻，「你是不是觉得老子的初吻很不值钱。」

童可蓦然抬眸，直视他的瞳孔，下意识捂住自己砰砰跳的心口，脸颊通红，连忙道：「才没有，你没发现亲完，我变得不结巴了吗？这就是个 bug……说了你也不懂。」

身后的道路好像在拥堵，几辆车停在那没有动，让人看的心烦。

褚燃听着女孩的话怔住一瞬，随后眸色愈发冷意，「所以利用完就这样爱答不理？」

抓重点，角度刁钻，童可佩服，真想把这个傻白甜脑袋掰开看到底装的是什么。

童可在心里吐槽完，轻叹一声，「不是说请问吃饭，我吃还不行吗。」

吃还不行吗！！？多么勉强的话，搞得好像是他拿着刀逼迫似的。

褚燃努力压制着心底怒火，立体的五官在夜色下更显痞气，轻轻说：「老子不吃了。」

「……」

童可望着少年气汹汹离开的背影，她又说错什么话惹到她了
吗？

网吧二楼包厢。

方奕依然在虚拟世界厮杀，门再次被打开。

褚燃黑着脸进来，脱下外套扔到不远处的沙发上，开电脑的动作比平时粗暴许多。

方奕纳闷，「燃哥不是说要请小结巴吃饭，怎么又回来了。」

听到小结巴三个字，褚燃脸上的表情才有了一丝变化。

回想起刚刚她勉强答应去吃饭的模样。

她说，亲他就是为了变得不结巴。

狗女人就是垂涎他的美色，亲完不想负责，随便编的理由！

褚燃越想越气，他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转头看着还在等待回应的方奕，一字一句，嗓音深沉。

「我褚燃今天就是死这，从这里跳下去，以后也不可能再请那狗女人吃一口饭。」

童可晚上失眠了，翻来覆去到凌晨，脑海里都是男人离开时愤怒又委屈的表情，不断重现两人接吻时的画面和触感。

终于在四点整女孩跃身坐起，她好像意识到了一件可怕事情。

她好像喜欢上了这个作精校霸。

早自习下课，周芸转过身还未开口就被眼前女孩的熊猫眼吓住，「昨晚没睡好吗？黑眼圈这么重。」

童可边打哈欠一边点头，「看书看得太晚了。」

周芸没有起疑，毕竟童可一直是学霸，「我们冬令营的时间提前了，就是这次月考过后，所以现在可以先准备准备了。」

「那岂不是只有两周时间？」童可顾不上瞌睡。

「对啊，考完试就可以放松去玩，真好。」周芸目光期待，脸上洋溢笑容。

童可没有接话，不知道那位褚大佬能考几分，成绩还是垫底会不会牵连到她。

「褚燃来了。」周芸小声说了一句，脖子一缩转过身去坐好。

少年今天穿了件灰色卫衣，手里破天荒地拎着件蓝色校服，脸上挂着闲人勿近的表情，看起来心情不太好。

褚燃坐到位置上，没有看一旁的女孩，随意将校服塞进桌子抽屉里。

童可咽了咽喉子，心跳的同时竟有些紧张，「那个早啊，我还以为你又是好几天不来上课呢。」

褚燃想了一夜，也生了一夜的气，看在她此刻主动和自己说话的份上，就先勉为其难地搭理她一下。

「你不想我来吗。」

童可有种预感她的脸颊会在一分钟之内变红。

自从意识到喜欢他之后，自己怎么变得这样容易被她一句话就撩的脸红。

童可低下头，转移话题，「马上要月考了，你复习的怎么样……」

话音刚落，余灏捧着个本子过来了，他推了推眼镜，「童可，我们冬令营的时间调整到月考后的周末了，你知道的吧。」

「刚刚知道的。」童可点点头。

余灏嗯了一声，突然感觉到周围一冷，目光与坐在旁边的少年对视上，有些憨厚地挠了挠后脑，尴尬道：「燃哥... 参加吗？」

整个班级都安静下来，大家虽然都没往这边看，但耳朵都竖了起来。

褚燃侧眸扫了一眼旁边的童可，发现她没有看自己反而在看四眼仔，心中瞬间烦躁起来。

他人坐这呢，她还看别的男人，还是没他帅的男人。

这女人可真够花心的。

根本不敢想冬令营这两人单独相处的画面。

褚燃懒散地靠着椅背，在安静氛围中勉强又装逼地点了点头。

余灏看着少年点头的模样，连忙记录，犹豫了一下还是老实人般的友好道，「燃哥也没参加过，需不需要我跟你讲一下注意事项？」

老子只需要你离她远一点！褚燃心里这样想着，同时缓缓抬眼，黑眸没有任何波动，「不需要。」

童可忍不住笑了，但还是说正事，「你这次月考复习了吗？我可以放学帮你补习一下。」

「我从来不参加考试。」少年腿敞开放在了一旁的凳脚上，随随便便地说了句。

补习？他褚燃什么时候补过习？

他感觉这女人是在侮辱他，只是脑海中突然出现昨天方奕说的没文化。

余灏记录完，听到童可的话，直肠子的他脱口而出：「童可，我们可以一起复习啊，正好我们薄弱的科目互补。」

童可眨眨眼，不参加考试就是连分数都没有，再看看此刻大佬满不在乎坐那的模样。

童可自认为，以她女 N 号的身份劝他是不可能有用的，余光扫到余灏，他好像还在等回应，只好抬眸看去，但话还没说出口，耳边想起了熟悉又低沉的声音：

「补习我需要带笔吗，童老师？」

咖啡厅，气温适中，适合学习，也适合睡觉。

童可摊开语文书，低着头，一遍讲解一边自己也复习着知识点，「我刚刚说的你记住了吗？这是常考的。」

没有回应。

童可眉宇微蹙，疑惑地转头，才发现身旁的少年已经趴在桌面上面色安详。

睡着了的褚燃收敛了平时的锋芒，纤长睫毛下鼻梁高挺，莫名勾的人心动。

心理年龄 20 岁的童可俯身凑近，认真观察着 18 岁的褚燃，忍住想要上手捏一捏的冲动，推了推他的手臂，「喂！醒醒。」

褚燃睫毛动了一下，随后缓缓睁开，一如第一次被女孩叫醒的模样，睡眼惺忪，「怎么了。」

童可内心小小翻了个白眼，说话声有些赌气的意味：「你不想听今天就不补习了吧。」

褚燃目光一顿，已经预感到眼前的姑娘要开始作了，抬手扯了扯她的衣袖，嘴角无奈地勾起，声音又低又痞：「我错了。」

听完少年可怜兮兮的认错，童可心软得一塌糊涂，她重新翻开书，把刚刚的知识点又说了一遍，甚至还针对个别做了拓展。

褚燃前几分钟看着书，随后目光就放到了女孩的侧脸上，越看越移不开眼。她怎么讲题目都这么温柔？

以后在一起了老子一定要加倍对她好。

只是，

这个死女人怎么还不和他告白！？

终于，童可梳理完全书最重要的内容，自信满满地问一旁看起来很认真听讲的少年：「今天我们讲了哪些重点？」

「不知道。」

.....

转眼到了月考那天。

童可和褚燃不在一个考场。

但早上还是碰面了，童可也松了一口气，就怕眼前这位大佬复习这么多天突然又不来考试。

褚燃依然穿着自己的衣服，手里拎着校服，望向童可，她好像在看自己发呆。

这个女人喜欢他也没必要表现得这么明显吧？他眉宇舒朗，看起来心情不错，「小结巴，认真考试。」

童可移开目光，正好看到身后的江遇临和林雪并排走在一起。

对于临时换 cp，童可并没有感到不适，拉着一旁的周芸往前走小声，只是说话又变得结巴了，「你看那……那两人都穿着校服，般配的好……好像是情侣装呀。」

彻底被忽略的褚燃有些不爽，面露不屑地转过身看向江遇临和旁边不认识的女孩，随后默默将手里的校服穿上。

「考的怎么样？」周芸收拾完桌子，将凳子摆好，转身说道。

「还行。」童可不愧是上过高中的人，押中了好几道题目，她快速背起书包想去找那个傻白甜问问他考得如何。

周芸和她并肩走着楼梯，「你滑雪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童可点点头，下一阶楼梯时身后的马尾在空中微晃，「准备好了，就……就等出发了。」

周芸刚想说话，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啊！我忘记买护膝了，小可明天见！」

童可望着女孩快速下楼的背影，无声地笑了，只是怎么走到现在都没看见褚燃。

这个傻白甜不会考试中途离开交白卷了吧。

童可越想心里越急，走到校门口，她转过身看了眼空荡的教学楼，心底生出一股失落。

狗男人没良心，她好歹帮他复习，现在一考完试人就跑没了。

童可习惯性踢石子走在回家的路上，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某人的坏话，突然一阵熟悉的声音让她顿住了脚步。

巷子口，乔薇手指戳了戳一个女孩的左肩，嘴里不知在说些什么，嚣张跋扈。

童可下意识拳头收紧，乔薇这么久没找自己麻烦，以为是她懂事收敛了。

其实施暴者往往没有这种觉悟。他们一向欺软怕硬，只会在更弱小的人身上怒刷自己的存在感。

因为有车，童可过马路慢了几分钟，对面小女生明显已经害怕得眼眶通红。

「乔薇，你……你他妈又在……欺负人！」童可将书包扔到地上，嗓音放大，但因为结巴气势小了一半。

乔薇转过头，见她身后左右没人，放开了对面的小姑娘，转身往童可的方向，「死结巴，别以为你在学校有褚燃护着，就这么狂。」

童可顿了一瞬，在学校她也没感觉褚燃有多护着她啊，还有她说谁死结巴呢？童可四处看了看寻找能增气势的物体，「今天我……我就要告诉你什么叫……叫真正的狂。」

乔薇不屑地笑了笑，「现在可是校外，你觉得我还不敢打你吗？」

话音刚落，一道低沉的男声响起。

「不敢打谁啊。」褚燃依然穿着宽松校服敞开，手里拎着瓶矿泉水还有一听红色包装的旺仔牛奶。

少年站在巷子中间，身形修长，五官清冷，男友力爆棚。

童可痴痴看了几秒，快速回过神，跑到他身边告状，「她她她欺负人，还还要打我！」

被欺负的小姑娘缩在角落，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吓得吸着鼻子捡起书包跑开了，只是回头多看了眼童可。

毕竟是被逮个正着，乔薇心虚后退了一小步，不甘心道：
「燃，你们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帮她？」

褚燃将他考完试就去买的牛奶塞到一旁女孩的手里，手指顺势插进裤口袋里。

还问为什么要帮她？

这是老子的女人，爷爱上了这个朴实无华的结巴，你最好别碰，这么简单的道理都要解释吗？

褚燃眸色略带厌烦的看了眼乔薇，将内心独白掩盖，漫不经心道：「这我同桌当然得帮。」

童可低头看着手中被加热过的旺仔牛奶，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下一秒笑容僵在嘴角。

他说，是同桌……

只是同桌。

夜色宜人。

一高一矮并肩走在路上。

褚燃仰头喝了口矿泉水，伴随着下咽的动作喉结也滑了一下，顺手将瓶子扔进路过的垃圾桶，转而垂眸看着一直低头不说话的女孩，「你家在哪？」

童可蓦然抬头正好撞进了少年低垂的黑眸里，宛如旋涡般不断吸引人的探索，她别过眼扯了下嘴角，「快到了，拐个弯就……就是了。」

褚燃点点头，但内心着急如焚，这辈子就没这么紧张过。

第一次送女孩子回家总得干点什么吧，要不然说出去多丢人。

褚燃抿唇皱眉，他下意识舔了下嘴唇，同时顿住脚步，放在口袋里的手指收紧了些，「那个，童可。」

童可也跟着停下，转头看到了自己家的小区门口就在不远处，「怎么了，我到家了。」

褚燃点头，望着女孩如星星般的眼眸，轻轻叹了口气，忽然笑了，语气温柔，「没事，明天见。」

你他妈是真怂！褚燃内心骂着自己，目光看向女孩远去的背影。

不过她今天好像不怎么开心，可能是因为不喜欢旺仔牛奶，下次买养乐多试试。

童可是和周芸一起到达滑雪场的。

「小可你昨晚干嘛了，没睡好的样子。」周芸带着毛线帽，说话吐着雾气。

还不是因为那个褚燃，害她又失眠，今天不想他讲话了。

「可能因为今天要来滑雪，心里激动没……睡好。」童可一边往酒店走一边开玩笑。

周芸显然是相信了，连忙跟着笑了起来，「我还是第一次滑雪呢，听说这次住的民宿老板是余灏的亲戚，给我们的价格很便宜。」

童可点点头，一座中式风格的建筑映入眼帘。

余灏刚好从门里走了出来，看见她们连忙挥了挥手，眼镜片上起了薄薄水雾：「在这里，快进来。」

大堂装饰温馨，气温也高了许多。

「大家都差不多到齐了，有人已经去后面场地滑雪了，还有在一楼包厢做游戏的。」余灏如同在学校一样，做事说话井井有条。

童可打了哈欠，暂时不想滑雪，笑着道：「我先去包厢做游戏暖暖身子吧，周芸你呢。」

可能是第一次独身出来玩，周芸明显有些拘束，她将手里的书包塞到童可手里，「和你一样，我先上个厕所。」

余灏指了指厕所的方向，转头看向童可，「那我先带你去包厢。」

童可点点头，跟着他往走廊方向走，只是眉头微蹙，这丫头到底带了多少东西，书包是她的两倍重。

走道不长，墙壁上画着卡通雪人和雪花的图案，有点幼稚却很可爱。

余灏这才注意到女孩手里的书包，连忙拿过来，「抱歉，我帮你拎。」

童可手里顿时轻松许多，虽然有点不好意思让他拿，但还是礼貌道谢。

可这一幕在其他人眼里就成了甜蜜的互动。

褚燃来得比较早，在包厢里待着无聊想出来抽根烟，随后就看到了走廊不远处的两人。

他们是一起来的？笑的这么开心？

褚燃内心泛着酸闷，像是在醋坛子里泡过，不断冒出酸酸气泡，眸色也愈加冷意。

童可先看到了站在包厢门口的褚燃，与少年对视两秒，心跳忍不住加快，下意识打招呼，「来的……好……早呀。」

褚燃垂下眸，嗯了一声，没有其他回应。

听着少年冷漠的话，童可神色一怔，随后缓缓低头，敛下睫毛掩盖了失落，语气故作轻松道：「那我先……先进去了。」

褚燃没说话，黑眸深邃让人读不懂任何情绪，侧过身让了条道出来。

童可咬着唇，没有犹豫，与他擦肩而过进了包厢。

余灏直男又古板的思想完全没看出两人的异样，对着褚燃笑了笑，「燃哥怎么不进去一起玩？」

褚燃目送着女孩背影进入包厢，转过头，视线冷冷的落在对面少年身上，薄唇轻启，「不舒服。」

「怎么回事，哪里不舒服？」余灏纳闷，顺手推了下眼镜。

「看到你就不舒服。」

「诶？小同桌好久不见。」方奕坐在酒桌上，看起来十分开心。

童可见到方奕脑海闪过一丝疑惑，才发现包厢内有几个其他班的同学。

「你们也来滑雪嘛。」童可笑了一下，嗓音随意。

「童可，正好差个人，来和我们一起玩游戏。」浅浅坐在方奕的旁边，连忙向她招手。

童可犹豫一瞬本想拒绝。

心里突然冒出刚刚门外那男人对自己冷漠的样子。

她心一横，甩了甩脑袋不再去想，同时抬脚往酒桌的方向走去。

褚燃抽了根烟，冷静下来才想明白。

毕竟是人家小姑娘先喜欢的他，对告白这种事可能比较害羞。

这样想着他皱紧的眉宇顿时放松许多，甚至还有些愉悦。

褚燃等身上烟味淡去才重新进了包厢，可是见到眼前一幕又让他眉头蹙起。

方奕喝了些酒嗓门扯得很大，「小同桌有喜欢的人吗？」

童可玩的正开心，果酒也超好喝，自然也没看见门口进来的人，她抱着酒杯好像想到了什么，嗓音甜甜的，「有啊。」

褚燃脸色彻底黑了下来。

「燃哥也来了，出去这么久，罚问个问题。」方奕看热闹不嫌事大，但他以为褚燃会直接不搭理去角落的，没想到少年径直往这个方向走来。

褚燃坐了下来，目光漫不经心地扫了眼对面红着脸蛋的女孩，嗓音很淡，「问。」

方奕愣住几秒，回过神随便扯了个问题，「燃哥有女朋友吗？」

不知为何，包厢比刚刚安静许多，周围同学都没有说话。

褚燃垂眸看着自己的指尖，随后低笑一声，深沉的音色在包厢内显得格外磁性，「有。」

童可喝酒上脸，其实并没有喝醉，清清楚楚地将对面男人的话听进耳里。

心脏不断下沉，眼眸连看他的勇气都没有。

同时也明白他为什么昨天会和自己撇清关系，今天又是这样冷漠的态度。

原来是有女朋友了啊。

怪不得。

怎么那么想哭呢，她想家，想妈妈。

童可突然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游戏又继续了几轮，她随便找了个理由就离开了包厢去上厕所，顺便透透气缓解压抑的心情。

只是没走几步路，身后就有一道强硬的力量拉住了自己手腕，身体也顺势被推入隔壁没人的包厢。

「褚燃刚说什么？我没听错吧？」

「燃哥有女朋友了？」

「真的假的，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方奕，燃哥女朋友长什么样，谁先追的？」

原本安静的包厢在两人出去后，变得七嘴八舌八卦起来。

方奕内心闪过一丝疑惑，随后便豁然开朗，喝了口手边的酒，
「应该是他先追的人家。」

褚燃：老子不承认，是她先喜欢的我。

而此刻，隔壁包厢气氛却十分微妙。

童可被死死压在门上，这死屁孩又搞什么鬼，虽然她没谈过恋爱，但对面充斥男性气息的身体让她老脸一红，「找……找你女……女朋友去，别来……」话没说完，唇被吻了一下，浅尝辄止。

褚燃往后退些距离，低声，「好好说话。」他顿了一下，接着道，「我没有女朋友。」

童可微愣，反应过来，脸颊迅速充血，同时脾气也上来，「好好说你你妈个头头……我……」话依然没说完，唇又被吻了一下，比上一次停留时间长了些。

童可没有说话，整个人完全怔住，忘记了骂他。

伴随着砰砰的心跳声，脑子乱糟糟。

褚燃鼻尖抵着女孩的鼻尖，嗓音像是调情，「奇怪，不是说亲你一下就不结巴么。」

说完目光借着微弱的光注视她唇瓣上微弱的光泽，少年喉结上下一滑，偏过头，轻轻印了上去，直接深入。

滚烫舌尖点燃口腔每一处，灵巧的勾起她的舌轻轻舔吮。

童可从原本瞪大的双眼渐渐变得迷茫，眼睫微颤软在他的怀里。

该死的，她竟然被一个小屁孩吻得腿软。

不知过了多久，耳边传来少年清晰暗哑的声音，「做我女朋友，爷会对你好的。」

童可没听清，下意识道，「啊？」

褚燃忽然笑了，揉了揉她的头顶，「我说，以后你不是单恋了，我也喜欢你。」

「……」 ???

童可醒来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了。

「你醒啦，我刚想叫你。」周芸正在挤牙膏，从浴室冒出个头来。

「早啊。」童可揉了揉眼睛，昨晚的记忆一下子跑到脑海，她又重新躺下，在被窝里滚了几圈。

周芸一边刷牙一边走近，「早，昨天燃哥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要乱想。」童可穿起衣服红着脸立马否认，昨天那个狗男人亲完一直粘着抱着不让她走，害她都没有滑雪，今天最后一天得好好玩玩。

周芸看着慌张跑去卫生间的女生，一脸的心知肚明。

此时此刻，褚·马桶塞·燃正在卫生间洗漱，舌尖不经意舔了下唇瓣，嘴角勾起，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满意的点了点头。

小伙子昨天技术不错，继续努力。

滑雪场很大，大清早人不多。

童可全副武装拿着滑雪杖，刚进入大门就看见了站在出发点的褚燃。

他带着副透明的护目镜，立体的五官在阳光的照射下尽显柔和，身后是满地白雪，宛如从漫画里走出来的少年，他正向自己走来。

童可忍不住笑了，穿着滑雪板走路比较慢。

褚燃隔着手套牵起女孩的手，不远处传来女孩八卦的惊呼声，但他没在意，「爷今天手把手教你滑雪。」

童可嘴角就没下来过，娇嗔的反驳，「我自己会。」

「那你教我，手把手的那种。」

事实证明童可确实不会滑雪，明明很小心的移动，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下，整个人都往雪里栽去。

因为紧张，手上用力将一旁牵着她的褚燃一并放倒。

童可本以为是简单的摔跤，但下一秒自己却脑部昏胀，眼前一黑，似曾相识的一幕。

「童可？童可？醒醒。」

童可缓缓睁开眼，室友着急的神情从模糊渐渐变得清晰。

「太牛了，你竟然睡了三节课。」

教室内的嘈杂让她有片刻陌生。

童可坐直身，脸上有些红色压痕。

这一切都是一场梦？不可能啊，明明那么真实，他们才刚确认关系，少年最后温柔牵她手的感觉现在还存在。

童可自我怀疑般看着掌心，眼眶逐渐变红。

似乎真的是梦，她竟然爱上了自己梦里的人。

褚燃……是不存在的。

「童可愣着干嘛，去吃饭了，再晚抢不到位置。」室友收拾起书本说道。

童可回过神，哦了一声，揉了揉眼睛赶走湿润，只是心脏隐隐发疼，在强迫她接受事实。

大家都是踩着点一起下课，楼梯上松散的人群井井有条地下楼。

童可周身环绕着低气压，脑海中不断回放那个漫长的梦境，只是越用力想一些东西都越模糊。

同样的楼梯上。

「你今天很怪诶，一觉醒来为什么问我是谁我在哪？」路伟转头，问一旁的少年。

没等他回复，又接着开口，「不对，褚燃，你不是有哮喘，每次都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吗？楼梯人这么多不怕发作啊？还是哮喘已经好了？」

褚燃皱着眉，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能沉默，深邃的眼眸看着前方，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一片茫然。

他是不是被那女人勾的魂没了，才会来到这个世界？

但童可呢？她在哪？

这里不会是天堂吧？

褚燃越想越离谱，同时心里也越焦急，突然目光看到了下面楼梯熟悉的马尾辫和熟悉的背影，没有思考，脱口而出，「小结巴。」

嘈杂的环境，童可蓦然停下脚步，有点怀疑自己幻听。

刚刚好像是褚燃的声音。

她紧张又胆怯地回过头看去，目光骤然与站在高处的少年对视上。

隔着时空和人群。

童可笑了，笑着笑着眼角竟含着泪光。

她就知道。

幼稚自恋还痞里痞气的褚燃不会让她离开。

这么好的褚燃怎么可能不存在。

那不是梦！

故事结束了。

但其实他们才刚刚开始。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